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沛

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沛小沛地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

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

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

準而龍顏服虔曰淮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淮頰權淮也顏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

也

曰顏文穎 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

曰準鼻也 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服虔曰豁達也 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

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

王媪武負貫酒 韋昭曰貫賂也 醉卧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

倍 如淳曰讎亦售也 及見怪歲音此兩家常折券棄

責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徭役也 縱觀觀秦皇帝

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

人呂公 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 善沛令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

賀蕭何為主吏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文穎曰主賦歛禮進為之帥

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

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 應劭曰給欺也音始 賀

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

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

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

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酒闌 文穎

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呂公因日固留高祖高祖

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

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

呂公曰公始常欲竒此女與貴人沛令善

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

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

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

謂之名也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馨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賜告者予告在

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

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

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

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

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

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

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

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

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

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

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

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

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

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

為見殺嫗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為

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王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

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

定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徐廣曰一作苦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

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

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

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

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

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也呂后與人俱求常得

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

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

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

十八秋陳勝等起蕘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

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

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

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

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

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

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

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

保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

史記

五

卷之六

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
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寧不然父
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
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
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
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定父兄子弟此大
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

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

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

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

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

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而擊鼓應劭曰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擊瓚曰

案禮記及大戴禮有擊廟之禮皆無祭事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

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

蕭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

胡陵方與

鄭德曰音房 豫屬山陽郡

還守豐

秦二

卅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

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

平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 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將兵圍豐

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

泗川守壯

如淳曰壯名也

敗於薛走至戚

如淳曰戚音將毒反

沛

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

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 谷父音甫屬任城郡

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

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 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不欲屬沛公

服虔曰雅故也 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

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

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

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璜曰陳勝 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

嘉初起兵於郊号曰大司馬又不為甯 縣君東陽甯縣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立

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

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如淳曰從

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地許皆稱陳卮章邯司馬將兵北定楚

地屠相至碭東陽審君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

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

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

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

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

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

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

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

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

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

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

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

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

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

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

銜枚擊項梁

周禮有銜枚氏鄭立曰銜枚止言語
囂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繡結於項

音獲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

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

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

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

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盱

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

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

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

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

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

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

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僥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

孫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口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

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

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

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

徐廣曰不可遣無此字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

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駟案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

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軍夾

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

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謚奪其軍可

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

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

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

鄼食其

鄭德曰音歷異基謂監門曰

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
見說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
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得傳輕行無鍾鼓曰襲
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
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韋昭曰河南縣開封未拔西
與秦將楊熊戰白馬韋昭云東郡縣又戰曲遇東大
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

曰四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

文潁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

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

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

陽守齮戰犍東地理志南陽有犍縣破之略南陽郡南

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

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
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
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六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
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
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

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躬侯封陳恢千戶引兵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音

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

灼曰功臣表滅鯁也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郡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

襄是所封還攻胡陽一云陵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

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

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
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
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
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
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
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意秦軍解
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
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
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
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
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
者族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
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
者奔市者奔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

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

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

案堵如故

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

凡吾所以來為父老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

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

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

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

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

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

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

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

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

諸侯兵四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

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

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食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立十萬號一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沽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

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徐廣曰二
十一縣

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立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
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
將司馬卬為虜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
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
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
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
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

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
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
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

南入蝕中

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
溥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

去輒燒絕

棧道以備諸侯盜兵龍襄之亦示項羽無東
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
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
非淮陰侯信也項羽
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

韋昭曰若有
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于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

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今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

志武都有故道縣

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

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 后反王吸出武關因

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吕后

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

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

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北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

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

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

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朝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

雍王弟章率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

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

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

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

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

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

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

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
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
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虜其子
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
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

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
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璧東睢
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
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
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
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
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

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
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
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
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
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
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
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
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

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
乘守也

是時九江王布

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
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
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

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
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
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
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
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教食
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
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
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
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閒䟽楚君臣於是
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
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
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

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
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
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
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

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

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

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
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

壁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

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

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

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

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

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

南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

縮蘇林曰縮音以緇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

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
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
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
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
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
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
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
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
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

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

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
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
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
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
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

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

楚文類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

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

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

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

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

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

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

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

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

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留劫諸侯

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

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留罪四又

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以弟新安

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

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

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

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
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
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
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
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

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
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
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
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
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
陳半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

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勃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勃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

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

定陶馳入齊王辟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

徐廣曰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月甲午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

德宜之因而不改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

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

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

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

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

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

都雒陽諸侯皆曰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

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

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
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
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
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
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
帝時奏事有將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
軍臣陵臣起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
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

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
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
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
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

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高

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

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

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

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

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由肯賀因說高祖曰

其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

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

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流而下易

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

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

也人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

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備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

也也建音寔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

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

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

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

百里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

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

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

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

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

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

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

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

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

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

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

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

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

立東闕北闕闕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

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

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

遂就宮室且失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
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弑
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奔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

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
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

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

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

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

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

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

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

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

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

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

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反代地

代曰豨嘗為吾使其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

故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豨攻定城荼有功封陽夏侯

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

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

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

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

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

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

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

張春渡河擊聊城

徐廣曰在平原

漢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

道太原入

韋昭曰道猶從

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

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

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

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

晉陽

如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遷都於中都也

春淮陰

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

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

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
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
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音
義曰會音儂保邑名甄音直篤切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

歸過沛留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

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酒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自為

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

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

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

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

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

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

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

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

留止張張晏口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

幸得復豐采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

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

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昆沛於

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為吳王漢將別擊

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皆大破之追得

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

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

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

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

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

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

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

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

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

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寨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

樂宮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

四日不發喪呂

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

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

綱案漢書曰酈商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

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

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
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
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
赦天下廬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
葬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
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大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
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
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

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

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

原廟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

高祖所教歌兒百

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

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

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己立為

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

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

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

曰忠質厚也 野少禮節也 般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 小人以

鬼 鄭玄曰多威儀如聳鬼神 故周人承之以文 文之敝 小

人以僂 徐庶曰一作薄駟按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

故救僂莫若以忠 鄭玄曰復反始 三王之道若循環

終而復始 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

改 反酷刑法 豈不謬乎 故漢興承敝易變

使人不倦 得天統矣 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纛 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二十五里

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四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

微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

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 得定陶戚姬 如淳

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墳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為人仁弱 高祖以為不類 我常欲廢

太子立戚姬子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 幸常

從上之關東 日夜啼泣 欲立其子代太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曰悼武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酈子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龍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

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

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吕后大怒迺使人
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
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
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
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
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
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犁明孝惠
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
言犁明者將明之時 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
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
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
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以夫人迺大
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
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
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
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
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

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令酌兩卮酖置前
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
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恠
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
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
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翁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

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
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
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
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
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
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
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吕台
吕產吕禄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吕皆
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
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
迺哀吕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

漢書云葬安陵皇臨見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表
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

里去長安北
三十五里

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吕為王

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
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
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
諸吕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
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
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

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

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瓚曰大戴禮曰傅

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

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

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

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

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攻

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

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

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

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

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后姊

子也母字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

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章昭

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

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

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
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

曰釋之
小子

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

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

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

三年無事

漢書云秋
星書見

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

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
呂后弟子淮

陽丞相呂勝
為贅其侯

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

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
松茲侯徐鴈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

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
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
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
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
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
求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
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一
無此字者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
以事其上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

久不已迺失惑悞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君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

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旣妬兮誣我以惡讒女

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
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

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
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
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
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
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
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
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

頽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
后王諸呂恐郎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劉
澤為琅琊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
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趙王后王后從
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
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
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

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侯呂

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

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

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

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

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

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徐廣曰音軹高后掖忽

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高后遂病

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

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

壽為樂昌侯徐廣曰食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

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

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

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

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

三十八

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

于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如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

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

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

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

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

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

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

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

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

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

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

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

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
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
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
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
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
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
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
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

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
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
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
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
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
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
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
又恐灌嬰女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

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大淮陽王武常
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
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
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
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
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
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
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
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
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
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
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
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
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召
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
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

怒曰若為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廼悉出
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
食其免八月庚申日平陽侯竄行御史大夫
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夾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
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
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尚符節
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

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

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

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

為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

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

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

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

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

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

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

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

殺之中府吏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

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
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
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
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
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
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
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

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口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
今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
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
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
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
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
使人辭謝再反然后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朝
有變欲馳還也

或曰傳
車六乘

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
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

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

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

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

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

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掎兵罷去

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

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

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訖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與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

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

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

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

三十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

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

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

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

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二年崩

諡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
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
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
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史記卷第九